

## 由王翬的《富春山居圖》摹本來看《子明》和《無用師》

### 兩長卷的問題

唐心怡

#### 一、前言

台北故宮所藏兩本元代黃公望水墨山水長卷，其一《山居圖》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款云：「子明隱君，將歸錢塘，需畫山居景，圖此贈別。大癡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另一本則為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的《富春山居圖》，其款識為：「至正七年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於南樓援筆寫成此圖，興之所至，不覺臺臺，佈置如許，逐旋填割，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在山中，而雲遊在外故耳。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豪效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十年青龍在庚寅歌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於雲間夏氏知止堂。」因為《山居圖》是為「子明隱君」而作，故一般被稱為《子明卷》，而《富春山居圖》是送給「無用師」的，所以被稱作《無用師卷》。兩本長卷的結構完全相同，但筆法則大有差異，且就後人題跋及收藏過目印鑑來看，兩本各有其承傳。這兩卷的真偽，究竟何者為黃公望原跡，曾在學界引起一番論戰。徐復觀教授獨排眾議，認為故宮成立後，兩卷重見天日以來，經吳湖帆斷定為真本的《無用師卷》為偽，一直被當作仿本《子明卷》才是真；而傅申、徐邦達、饒宗頤、許忠陵等教授卻堅持《無用師卷》乃為元代真跡，就此展開了一場兩岸三地的隔海筆戰，其中牽涉的順治七年吳問卿付火事件是否真有其事，是兩方的爭論關鍵之一。

黃公望被董其昌和清初「四王」等正統派畫家推為「元季四家」之首，而《富春山居圖》又為黃公望畫中之最，「四王」的王翬一生更是至少摹過九次之多，在所有古人作品之中，這是他臨仿過最多次的一幅。他第一次是在1662年為唐宇昭仿《富春山圖》，唐宇昭有《富春山卷》的油素本，王翬摹本就是依此油素本而畫的，而此後又有幾次的仿本是從唐氏油素本或臨自油素本的第一次摹本而來的呢？《無用師卷》因順治七年的付火事件而缺首段，《子明卷》也因不明原因而少了尾段。而王翬 Freer 本和北京故宮本卻是首尾俱全，可知唐宇昭油素本必也是如此，所以唐氏油素本一定早於順至七年。筆者觀現存於遼寧省博物館和北京故宮的王翬仿本，就畫面上的某些細節比較和題跋拖尾等看來，應是來自《無用師卷》，但唐宇昭的印章卻是蓋在《子明卷》上的，究竟唐宇昭的油素本是從《無用師卷》或是《子明卷》而來？本文將以王翬的《富春圖》摹本和他當時的

交遊，以及付火故事的始末來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真偽問題這中國畫史上的疑案。

## 二、王翬的《富春山居圖》仿本

根據著錄和傳世的作品，王翬一生對《富春山居圖》臨摹過多次，目前僅有三卷尚存於世。以下將現存文獻曾記載王翬做過的摹本分列於下：

首先，惲壽平《甌香館集》有言：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為半園唐氏摹長卷時，尤為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為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樓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略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之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于思，不失于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并傳。追蹤先匠，何止下真迹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閣潘氏將屬石谷再臨此卷本，陽羨名迹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sup>1</sup>

惲壽平是王翬的至交好友，據他所述，他知道王翬摹過的《富春圖》就有五卷：

一、1662 年本。吳芝《真跡題跋》有載，王翬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長夏避暑拙修堂臨」。<sup>2</sup> 這就是惲南田文中所說為半園唐氏摹的長卷。而王時敏《跋石谷臨富春山卷》中：「去冬吾友陸子梓亭歸自毗陵云見石谷臨摹一卷……。」<sup>3</sup> 指的也該是這一卷。

二、據惲壽平之言推斷，在王翬為唐宇昭和笪江上所作的摹本之間，還有一本，但無法得知確實時間或為誰而作。

三、1672 年本（現藏於 Freer Gallery）。壬子（1672）秋為笪重光摹一卷，其上並無王翬本人的題款與印記，而畫末有王時敏在隔年所題的一段長跋：

<sup>1</sup> 惲壽平，《甌香館集》。轉引自陳履生，《王石谷》（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頁 301。

<sup>2</sup> 《過雪樓書畫記》卷六。轉引自傅申，《佛利爾藏王翬富春卷的相關問題》，收錄於朵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630。

<sup>3</sup> 王時敏，《跋石谷臨富川山卷》，《王奉常書畫題跋》，收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7 冊，頁 924。

元四大家皆宗董巨濃纖淡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波峭，蒼莽處轉見娟妍，纖細而氣益闊，填塞而氣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形似為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真迹余生平所見幾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璧，畢竟以富春長卷為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王石谷為毗陵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遇目，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為在翁侍御對臨真本。今將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婁話別，因攜此卷見示，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癡兩百年來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況者，徵之今日端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巨觀，雖欣羨有心，未敢輕請，乃餘石谷慨許，舐筆兼欲索侍御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蓋侍御清風峻節砥柱頽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皈響亦已有年，顧髦衰無由披覲，今邀借芬齒被以餘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盟未寒，瓊枝之投有望矣。癸丑（1673）清和。王時敏識。時年八十有二。

#### 四、王時敏屬王翬再摹的一本。

五、受憚南田的友人「陽羨三梧閣潘氏」所託依 1672 年本再臨一卷。由 1662 年的第一本向後推十餘年，此卷應作於 1672 年之後，1682 年之前。

以上乃憚壽平所言：「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然而，王翬對《富春圖》的狂熱並沒有就此打住，往後，他又陸續臨摹了幾卷。

#### 六、1686 年本（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sup>4</sup> 卷尾自題：

一峰老人富春長卷，海內流傳名迹中稱為第一。沈徵君、董宗伯後，鑒藏煊赫繪林。曩從毗陵半園唐氏借摹粉本，後凡再四臨仿，始略有所得。丙寅秋在玉峰池館重摹，仰鑽先匠，擬議神明，猶深望洋之慨。王翬。

自從第一次借摹唐宇昭的油素本後，又再臨仿過四次，至 1686 年的重摹已是第六次了。

<sup>4</sup> 同註 4。

七、1700 年以前於燕臺撫粉本。王石谷在 1700 年本上自題云：「於燕臺獲觀真迹，曾撫粉本。」

八、1700 年本。《書畫鑒影》：「庚辰夏裏足山園復為重仿。」<sup>5</sup>

九、1702 年本（現藏於北京故宮）。<sup>6</sup> 王翬款云：

大癡道人真迹流傳者絕少，此卷行筆布置皆從董巨風韻中來，荒寒簡率，妙得象外之趣。白石翁、董文敏先後標題，奉為藝林墨寶，而文敏研精六法，一生宗尚尤見於此。壬午秋，山窗閑寂，適有佳紙，心摹手追，吮毫殊有所得，因記之。虞山後學王翬。

以上為筆者從畫史文獻記載的線索中推測王翬至少臨摹過九次《富春圖》，也許還不只這個數字，但現存於世的只剩 1672（現藏於 Freer Gallery）、1686（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和 1702（現藏於北京故宮）年所畫的這三卷。筆者無法觀得 1672 年的 Freer 本，所以僅就遼寧本【圖 1】和北京本【圖 2】與《無用師卷》【圖 3】和《子明卷》【圖 4】作畫面上的分析比較。1868 年的遼寧本前半段已不復見，只餘從中段到尾段。在山石的皴線方面，遼寧的王翬摹本較細而密，與《子明卷》相似，而《無用師卷》上的皴線筆法相較之下則較率意奔放，但這並不足以說明王翬此圖是仿自於《子明卷》的，因為王翬本就較擅於細密而非放逸的風格。所以筆者就畫面細節部分的幾個差異提出個人的質疑：。第一、水中蘆葦：遼寧本截斷後的起首處正是山腳沙洲蘆葦的部分【圖 5】，《無用師卷》中的此部分【圖 6】和遼寧本一樣蘆葦隨風搖擺，但《子明卷》中卻只有水紋而沒有蘆葦【圖 7】。第二、遠山的部分：王翬【圖 8】和《子明卷》【圖 9】都沒有像《無用師卷》【圖 10】一樣在山尖間隔處以淡墨塗擦出代表遠山的墨色山形。第三、平台的部分：【圖 8】、【圖 9】、【圖 10】中小樹叢下方的小平台，在遼寧本【圖 8】和《子明卷》【圖 10】中都沒做好，甚至只是緩和的土坡而不見平台，而《無用師卷》【圖 9】的平台卻做的極好，完全表現出「石看三面」的特性；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稍後一段，遼寧本【圖 11】和《子明卷》【圖 12】平台的效果並不是很明顯，在《無用師卷》【圖 13】中就連遮在樹後的部分都不忽略。第四、《無用師卷》的尾段【圖 14】不論前山的皴線苔點，或是遠山的輪廓畫法方面都顯得過於迅速草率，和王翬【圖 15】細筆縝密的描繪不太相同，而遼寧本遠山群最後面的一座小土丘上還多了幾棵小樹，《子明卷》卻因後段已失無法作對照。

<sup>5</sup> 李佐賢，《書畫鑒影》卷九，轉引自《佛利爾藏王翬富春卷的相關問題》，頁 631。

<sup>6</sup> 同註四。

1702 年的北京故宮本就首尾俱全了。將其和有首段的《子明卷》作比較，首先在起首處的方面，北京本【圖 16】和《子明卷》【圖 17】在前景積石樹群和後景遠山的部份略不相同。此外，《子明卷》第一座大山上的積石顯得過於綿軟【圖 18】，北京本則較有實體感【圖 19】，而兩本此段後方的遠景也有所差異。至於後半部，北京本的特徵就和遼寧本一樣了：有蘆葦【圖 20】、中段部分沒有淡墨擦染的遠山【圖 21】、尾段不草率而同樣有幾棵小樹【圖 22】；不同的是平台的部分較遼寧本進步了【圖 23】，已能達到《無用師卷》的水準。但最重要的是，北京本將《無用師卷》上的黃公望題款也臨了出來，拖尾處甚至還依序有王翬臨摹沈周、文彭、王穉登、周天球、鄒之麟以及董其昌等人的跋，這是王翬北京本的源頭為《無用師卷》而非《子明卷》的具體證據。而北京本中董其昌的跋在最後，也間接證明了董其昌題跋是在付火之後才被重裱到殘卷的前隔水處的，從《無用師卷》上畫幅和前隔水印章被切半的情況就明顯可看出畫卷重裱的痕跡。

雖然北京本上王翬自云此本是「心摹手追」，但見其一丘一壑、一木一草絲毫不錯，佈置得宜，顯然是對本臨摹而成。而臨摹所對的「本」經過上文的四本畫面分析，可知應是遼寧本，或是和遼寧本來源相同，王石谷自己所畫的某一仿本。他在遼寧本上的題款上說：「曩從毗陵半園唐氏借摹粉本，後凡再四臨仿……丙寅秋在玉峰池館重摹」，遼寧本是「重摹」他於 1662 年為唐宇昭所作的摹本，而他作唐氏摹本時對臨的應是唐宇昭所擁有的「油素本」。在前文列出王翬所作過的九次仿本當中，是否完全都源於「唐氏油素本」呢？王翬有沒有可能看過《無用師卷》真跡而直接對臨呢？我們可從王翬畫上的題跋，畫錄中的一些紀載，王翬在北京的交遊情形，當然還有現存畫面上的直接證據來推測。

### 三、王翬與《富春圖》真跡

由畫上的題跋看來，王翬的九次仿本中，共有三次可能與《富春圖》真跡有關。第一次是 1672 年為笪重光所作的摹本（Freer 本），畫上王時敏的跋語提到：「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為在翁侍御對臨真本……。」王時敏一生都無緣觀賞到《富春圖》的真跡，深以此為平生一大憾事，而他最接近真跡的一次是：「二十年前過荊溪，有一巨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但結果還是「以遯歸勿果」。<sup>7</sup> 他不只在此畫的題跋中表達「恨未見之」的強烈遺憾，還大大對王翬的摹本讚美了一番，透露出些許的覬覦之意，但因自重而「未敢輕取」。因此，他一再囑王石谷為他獨臨一本，並「承石谷許以別摹貽贈」。<sup>8</sup> 不過在他有生之年，終究還是沒有達成心願。雖然王時敏說王翬此圖是「對臨真本」，但就 1686 年遼寧本上王翬自己的題文：「曩從毗陵半園唐氏借摹粉本，後凡再四臨仿……丙寅秋在玉峰池

<sup>7</sup> 同註 3。

<sup>8</sup> 同上，頁 925。

館重摹。」看來，他此時還未見到真本，目前為止他所臨仿的都由 1662 的唐氏摹本而來。而王時敏之語，從全文文意來判斷，很可能僅是誇讚王翬摹本如同「真本」的鏡中影像一般，宛如「大癡兩百年來翻身出世作怪」這類的溢美之詞。

另外和真跡有關的兩本如今都已失傳。從《書畫鑒影》的記載中，我們得知王翬在 1700 又作了一次《富春圖》的仿本，他於此本上自題云：「於燕臺獲觀真迹，曾撫粉本。」而後在「庚辰（1700）夏裏足山園復為重仿。」所以他「於燕臺獲觀真迹」的時間應是 1686 年遼寧本之後與 1700 年庚辰重仿之前的這段期間。王翬的摯友惲壽平在其《南田畫跋》中常提到他和王石谷欲追訪《富春圖》真跡的情形，有段說：「子久富春山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sup>9</sup> 惲壽平卒於 1690 年，所以在此之前，他和王翬都無幸一見真跡。惲壽平提到當時《富春圖》「已入秦藏」，是指到了北京的高士奇手上，而王翬正好在惲壽平過世後一年的 1691 年奉召赴京作《南巡圖》，因此有機會在京觀賞到真跡。王翬在京滯留的期間是 1691 年到 1698 年，雖然《富春圖》曾由高士奇又轉到王鴻緒家，確切年份不清楚，可能是在王翬離京之前或之後，但王翬在京其間與兩人都交好，無論藏在誰的家中，王翬都有機會能一睹真容。而他自己說：「於燕臺獲觀真跡」的「燕臺」也是在北京境內。<sup>10</sup> 因此，說他在 1700 年之前「觀真跡」、「撫粉本」是有可能的，而且必是在 1691 到 1698 這八年之間。

然現今他於居京期間觀真本之後所作的仿本，和他在 1700 年歸鄉後據此所作的「重仿」本俱已不得見，無法與《無用師卷》作比對。但他 1702 年所作的北京故宮摹本卻不像看過真跡後所作。誠如筆者在前文的分析，若王翬已在 1698 年之前觀過真跡並撫了臨本，又在 1700 年重摹了一次，為何作於 1702 年的北京本還是較像 1686 年的遼寧本而不是真的《無用師卷》呢？雖然北京本的平臺部分已較遼寧本進步而接近《無用師卷》，但這也只能說是王翬個人功力的精進，何況他對山石立體感的掌握能力一直很強，在其他畫中的平臺也都能作的很好。北京本中段依然沒有畫出《無用師卷》該有的淡墨遠山，尾段還是在遠方土坡上加了小樹，連樹的分佈位置和高低參差的情況都和遼寧本一樣，若他真的已看過真本，憑他「隨意規摹，毫髮不爽」、「如鏡取形，如燈取影」<sup>11</sup> 的能力，北京本為何仍像十六年前所作的摹本那樣，沒有「獲觀真本」之後的改變補足跡象呢？

<sup>9</sup> 惲壽平，《南田畫跋》。轉引自徐復觀，《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77），頁 22。

<sup>10</sup>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詩人祖詠在《望蓟門》詩中寫道：「燕台一望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蓟門」和「燕臺」，都屬今北京地區。唐武德元年（618）改郡為州，改涿郡為幽州。幽州西部為幽都縣，東部為蓟縣，後稱蓟北縣。蓟城在唐代又稱幽州城，今北京崇文區境位於幽州城東部。唐末蓟縣已有 22 個鄉，其中崇文區境分屬燕夏鄉、會川鄉、燕臺鄉。燕台鄉為今安樂林一帶。明代第一部官修地理總志《寰宇通志》有「八景」條。文曰：「在都城內外，其目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蓟門煙樹、西山霽雪、盧溝曉月、金台夕照。」沈榜《宛署雜記》有「燕台八景」條，其目與《寰宇通志》相同。

<sup>11</sup> 惲壽平，《題王翬仿古山水冊》，轉引自《王石谷》，頁 300-301。

《無用師卷》自 1650 年吳問卿火殉事件起就缺了前段，北京本卻是首尾俱全的，若說他前段是自己依之前的某一仿本補上的，為何他一點都沒提到「補足前段」這類的話呢？而且除了《書畫鑒影》中的這幾個字外，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此一說。觀見《富春圖》真跡理應是件大事，王時敏和惲壽平夢寐以求卻未能實現，如果王翬真的見到了，他會只以「於燕臺獲觀真跡」這七個字帶過而不大書特書嗎？在他的《清暉畫跋》和《清暉贈言》自序中也不見他提及隻字片語，倒是王原祁在《麓臺題畫稿》上有說到他曾在王鴻緒家看到《富春圖》真跡：「昔大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余前日於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sup>12</sup> 筆者認為王原祁是「四王」之中唯一有幸目睹《富春》真跡的。

#### 四、唐氏油素本和付火事件

既然王翬未見過《富春圖》真跡，而北京本上有和《無用師卷》一樣的黃大癡款識和後人題跋，又北京本的畫面細節特徵和遼寧本一樣，而遼寧本又是來自 1662 年為半園唐氏所作的摹本，再上推至「唐氏油素本」，所以得知「唐氏油素本」乃源自《無用師卷》。既然如此，唐宇昭的兩顆印記「唐氏孔明」和「半園外史」為何不是蓋在和其油素本有關的《無用師卷》上，而是蓋在《子明卷》上呢？《子明卷》和他又有什麼關係？這也牽涉到火殉故事的真偽，所以有必要對唐宇昭的「油素本」以及他和《無用師卷》與《子明卷》的淵源作一番探討。

惲壽平在《南田畫跋》中提到過：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余香山翁有摹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

<sup>13</sup>

王翬最早所摹的一本《富春圖》就是在 1662 年為唐宇昭作的。第三本 1672 年 Freer 本是「為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sup>14</sup> 第五本是「陽羨三梧閣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sup>15</sup> 1686 年的第六本一樣是「重摹」唐氏本而來的。第七、第八和第九本的問題前面討論過，七、八本缺乏畫面且文字資料也不夠充足，略過不談，而第九本應也是承前六本而來的。1686 年的遼寧本中王翬自題：「曩從毗陵半園唐氏借摹粉本」，此借摹的「粉本」應該就是惲壽平所說的「油素本」，後來王翬「再摹」或「重摹」所借或所依的「唐氏本」可能是指唐宇昭本來就擁有

<sup>12</sup>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收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8 冊，頁 707，〈仿設色大癡長卷〉。

<sup>13</sup> 同註 8。

<sup>14</sup> 同註 2。

<sup>15</sup> 同上。

的「油素本」，也可能是王翬 1662 年為他作的仿本。不論如何，王翬多次的仿本皆是出於這「唐氏油素本」，也就是說「唐氏油素本」是王翬至少七次摹本的源頭，而「唐氏油素本」的來源又為何呢？

唐宇昭和他的兒子唐光曾在 1649 年同至荆溪雲起樓吳問卿家觀看他的書畫收藏，而這正是吳問卿火殉《富春圖》的前一年，所以他一定看到了《富春圖》付火前完整的樣子。傅申教授提出唐氏的「油素本」可能是他所收藏的，也可能是他臨仿的，因為唐宇昭本身也善畫，他不但曾見過首尾完整的真跡，還與火後第六年（1656 年）購得殘卷的季寓庸結為姻親，季寓庸的次子季振宜是唐宇昭的女婿，憑著這層關係，他當然可以時常摩挲並勾摹《富春圖》卷。<sup>16</sup> 但筆者認為就王翬仿本首尾俱全的情況看，其所摹的「唐氏油素本」也該是完整的，若「油素本」是唐宇昭自己勾摹的，則有兩種可能：第一、他在吳問卿家觀賞完之後追摹而成的。但王翬摹本的結構絲毫不差，只是追仿而非對臨的「油素本」有可能相像到這種程度嗎？第二、他是在季寓庸處對臨付火後的《無用師卷》，並憑著多年前的印象追摹前段。但同樣拿王翬現存的仿本和如今的《剩山圖》【圖 24】或前段仍存的《子明卷》相比，也是結構位置分毫不爽，唐宇昭過了七年的記憶未免也太清晰了！所以筆者認為「油素本」應是唐宇昭所藏的，而不是他自己作的仿本，至於是由誰對《無用師卷》臨摹而成的，則尚未可知。

筆者從王翬北京本《富春圖》仿本上的大癡題款和拖尾題跋上推至「唐氏油素本」所摹的是《無用師卷》，於此可再進一步推論順至七年火殉事件的虛實。吳其貞的《書畫記》記載黃大癡《富春山圖》：

畫法柔軟鬆放秀嫩，蓋效董巨二家……此卷原有六張紙，長三丈六尺，曩為藏卷主人宜興吳問卿病篤焚以殉。其從侄子文侯問卿目稍他顧，將別卷從火中易出，已燒焦前段四尺餘矣。今將前燒焦一紙揭下，仍五紙，長三丈。……其圖揭下燒焦紙，尚存尺五六寸，而一山一水一邱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為余所得，名為剩山圖。

17

惲壽平《南田畫跋》也錄有：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為智永千文真跡，一為富春圖，將以為殉。彌留，為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跡，自臨以視其燼。

<sup>16</sup> 參考《佛利爾藏王翬富春卷的相關問題》，頁 629-653。

<sup>17</sup> 吳其貞，《書畫記》，轉引自《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頁 19。



詰朝焚富春圖，祭酒而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急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sup>18</sup>

徐復觀教授說火殉故事是吳家捏造出來以提高「偽本」《無用師卷》身價的技倆，《無用師卷》和《剩山圖》都是火殉故事的產物，從董其昌處轉到吳家收藏的《富春卷》一直都是「真本」《子明卷》。<sup>19</sup> 唐宇昭既從吳問卿處觀得《富春圖》真跡的完整版，火後六年被收入他姻親季寓庸家的必定也是他在吳家雲起樓看到的那一卷。因為被火燒燬前段的只有《無用師卷》，季家購得的一定是《無用師卷》，若吳家所藏的確是《子明卷》，身為姻親而又是著名書畫收藏鑑賞家的唐宇昭為何不告訴季寓庸他買到的是假貨呢？何況上面引出的兩個事件紀錄者，吳其貞和惲壽平，都與唐家有來往，若《富春圖》「真跡」是沒被燒毀的《子明卷》，他們兩人又怎會被蒙在鼓裡呢？而且唐宇昭自己所藏的「油素本」也是源自《無用師卷》，若他在吳家看到的是《子明卷》，那他就明知自己「油素本」是仿自「偽本」，何必又要王翬為他再臨摹一本呢？因此筆者認為吳問卿家藏的確是《無用師卷》，而付火故事也應是確有其事。對「四王吳惲」那時代的人來說，他們都知道並深信火殉的故事，他們心中的《富春圖》真跡也一直都是《無用師卷》。

另一個問題是《子明卷》上唐宇昭的印章。《子明卷》上的唐宇昭印共有四方（「唐氏孔明」和「半園外史」），兩方蓋在前隔水的董其昌跋上，兩方蓋在拖尾的孔譔詩箋上。傅申對這個問題提出兩個假設：第一、《子明卷》原是1662年王翬根據「唐氏油素本」所作的摹，後人割去尾段及王翬本來的題跋，偽加上黃大癡的子明款以及明人題跋而成。第二、《子明卷》就是原來唐宇昭的「油素本」，經後人截割原題偽改而成。<sup>20</sup> 傅申的假設以《子明卷》確實被唐宇昭收藏過為前提，而徐邦達則認為唐氏的四方印記是從別處移來的，它們「與畫幅本身原不相關；其在隔水左下角的，鈐印時似尚無偽董書，因董書末二行正在印記上方，卻都縮短有意『讓道』，此正證明唐印是真的，但非此卷原物，不知作偽者從何處移來；此人可能知道唐氏曾有《富春山居圖》油素摹本，所以碰到此綾就設法剪下配入，以欺一知半解者。」<sup>21</sup> 這三個假設都可以解釋《子明卷》上出現的唐宇昭印鑑，但也都完全否決了《子明卷》為《富春圖》真跡的可能。

## 五、結論

<sup>18</sup> 轉引自《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頁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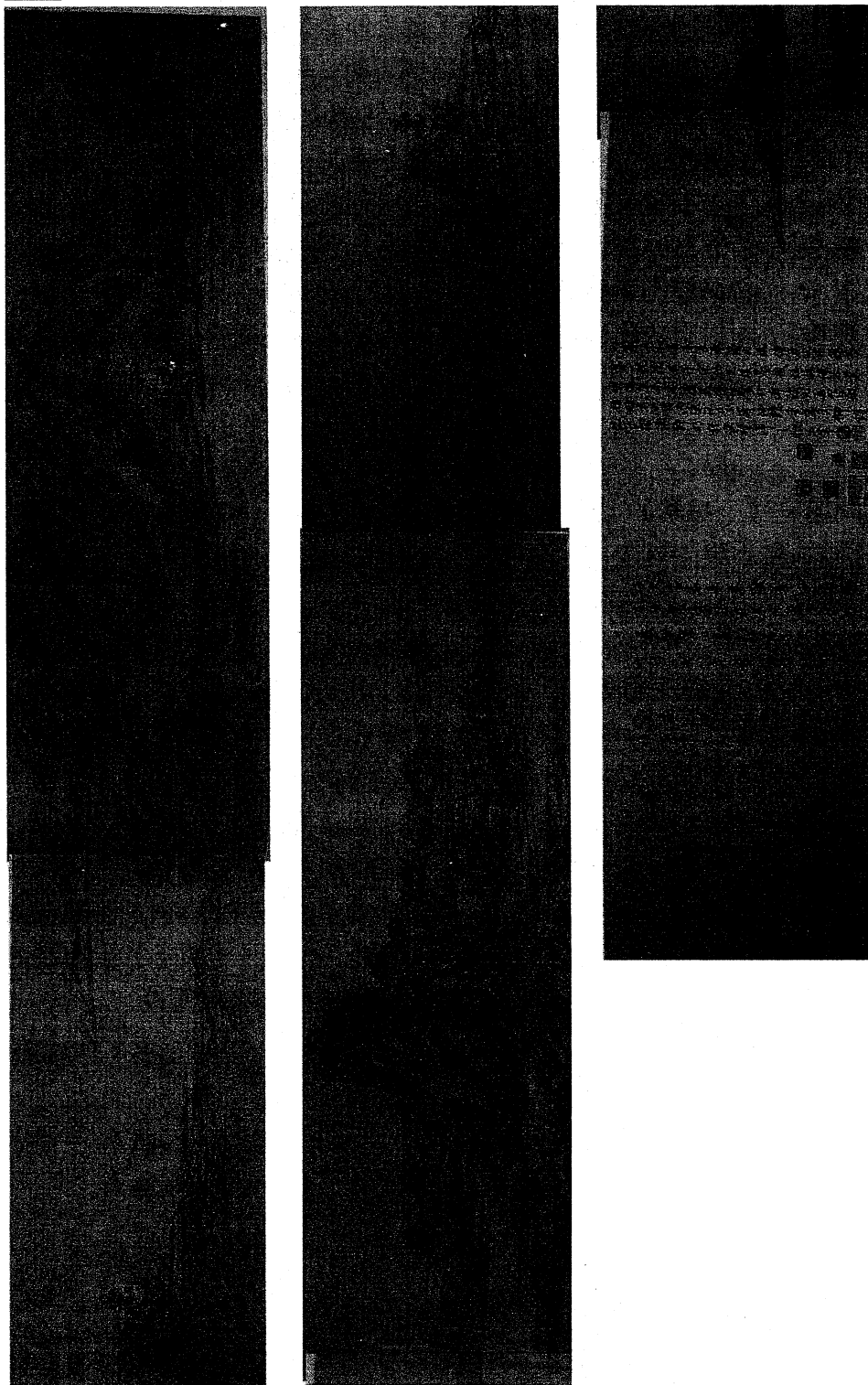
<sup>19</sup> 參考徐復觀，《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sup>20</sup> 同註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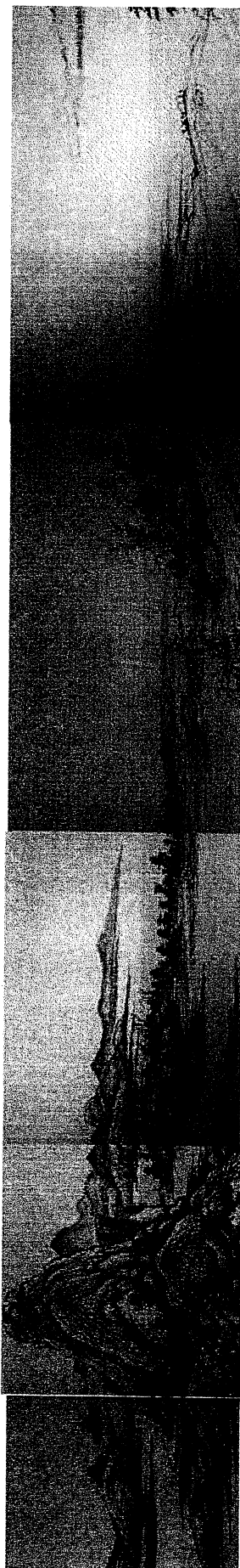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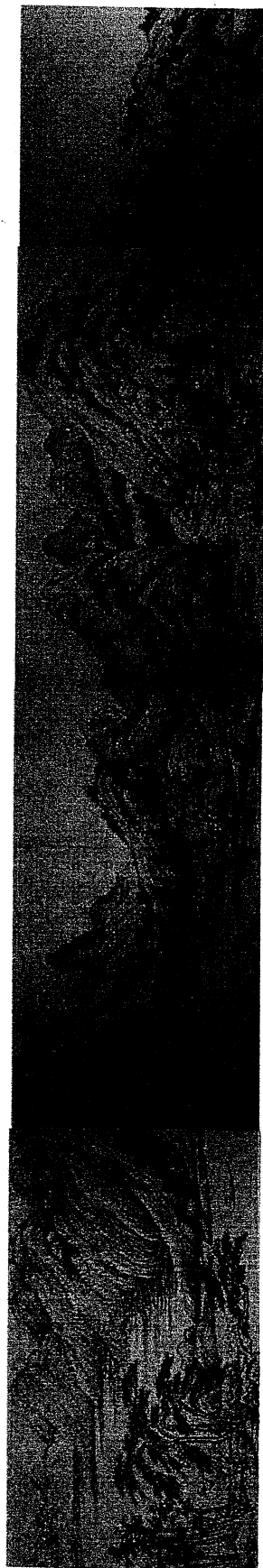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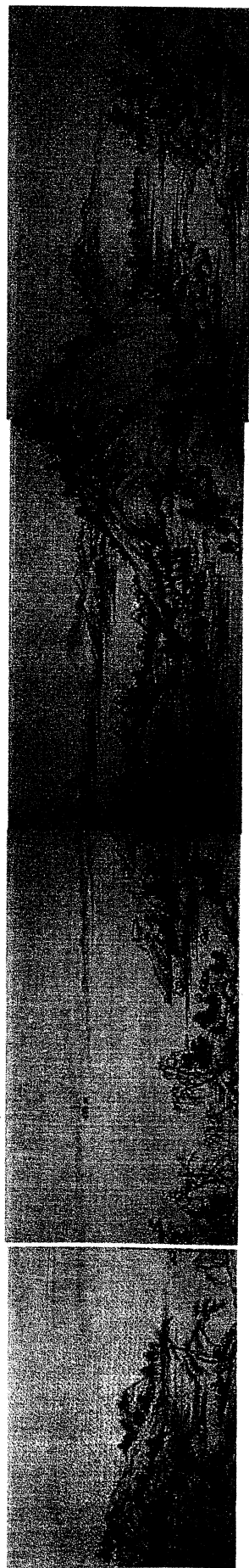
<sup>21</sup> 徐邦達，《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考辨》，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七十年論文選》（北京：紫禁城，1995），頁399。

筆者此文是希望以王翬為中心，希望以王翬為中心，以他所作的《富春圖》摹本出發，上推火殉故事的真實性，證明清初藝林間信奉的黃公望第一山水長卷《富春山居圖》真跡是《無用師卷》。至於他們當時是否知道有《子明卷》的存在，或兩卷的流傳及題跋真偽等問題則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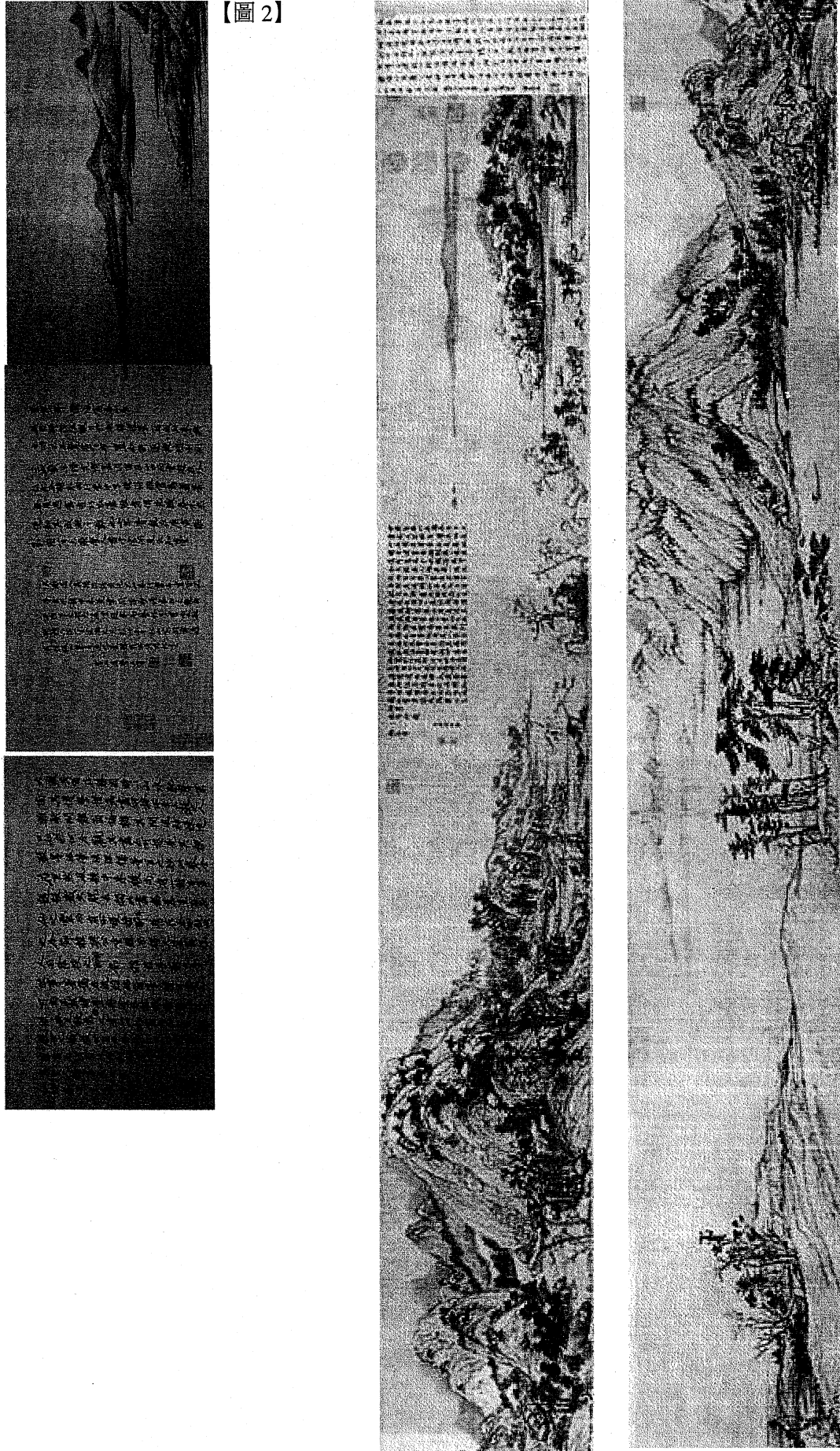
圖版



【圖 1】



【圖 2】





【圖3】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五頁

第六頁

第七頁

第八頁

第九頁

第十頁

第十一頁

第十二頁

第十三頁

第十四頁

第十五頁

第十六頁

第十七頁

第十八頁

第十九頁

第二十頁

第二十一頁

第二十二頁

第二十三頁

第二十四頁

第二十五頁

第二十六頁

第二十七頁

第二十八頁

第二十九頁

第三十頁

第三十一頁

第三十二頁

第三十三頁

第三十四頁

第三十五頁

第三十六頁

第三十七頁

第三十八頁

第三十九頁

第四十頁

第四十一頁

第四十二頁

第四十三頁

第四十四頁

第四十五頁

第四十六頁

第四十七頁

第四十八頁

第四十九頁

第五十頁

第五十一頁

第五十二頁

第五十三頁

第五十四頁

第五十五頁

第五十六頁

第五十七頁

第五十八頁

第五十九頁

第六十頁

第六十一頁

第六十二頁

第六十三頁

第六十四頁

第六十五頁

第六十六頁

第六十七頁

第六十八頁

第六十九頁

第七十頁

第七十一頁

第七十二頁

第七十三頁

第七十四頁

第七十五頁

第七十六頁

第七十七頁

第七十八頁

第七十九頁

第八十頁

第八十一頁

第八十二頁

第八十三頁

第八十四頁

第八十五頁

第八十六頁

第八十七頁

第八十八頁

第八十九頁

第九十頁

第九十一頁

第九十二頁

第九十三頁

第九十四頁

第九十五頁

第九十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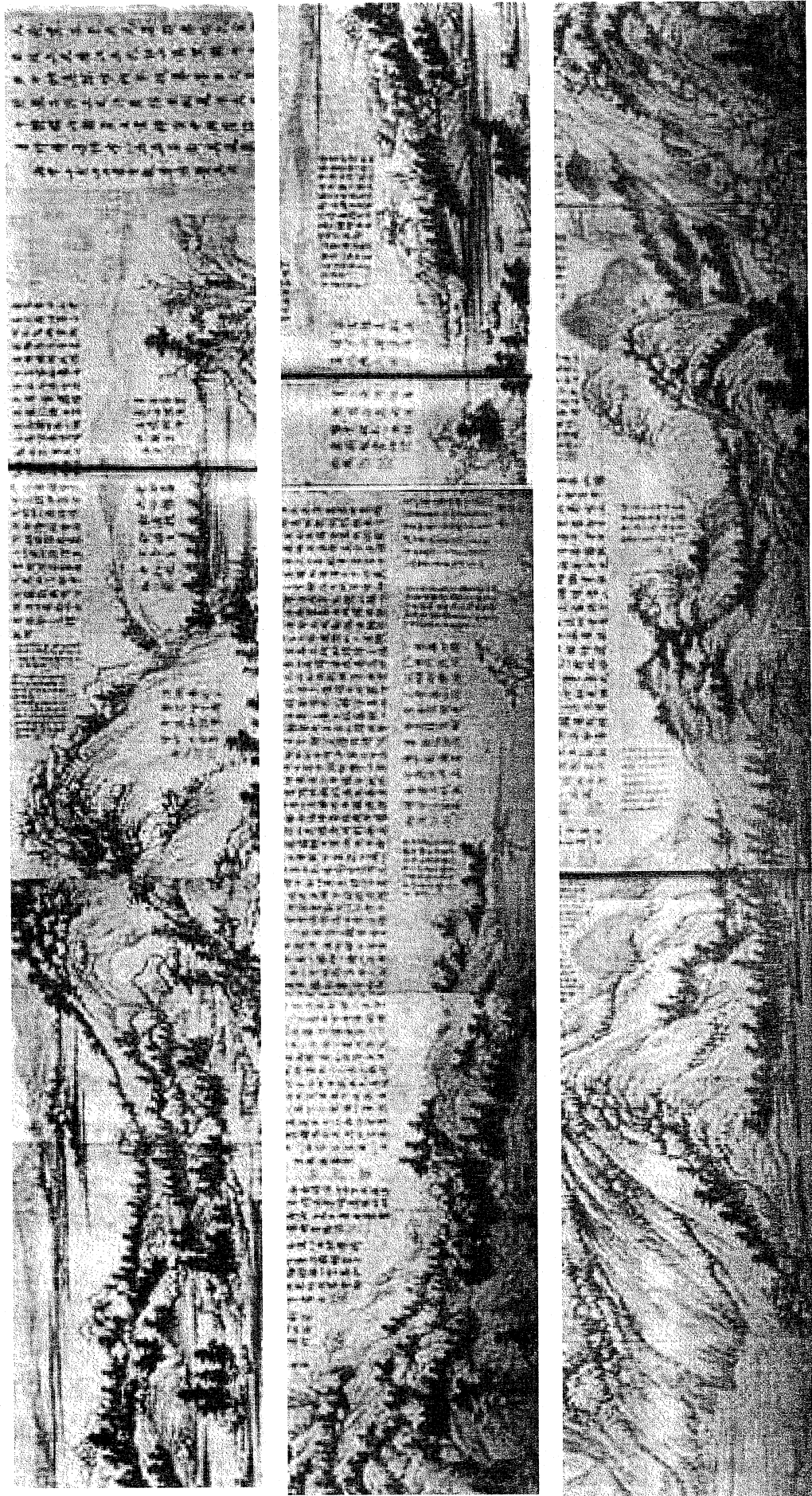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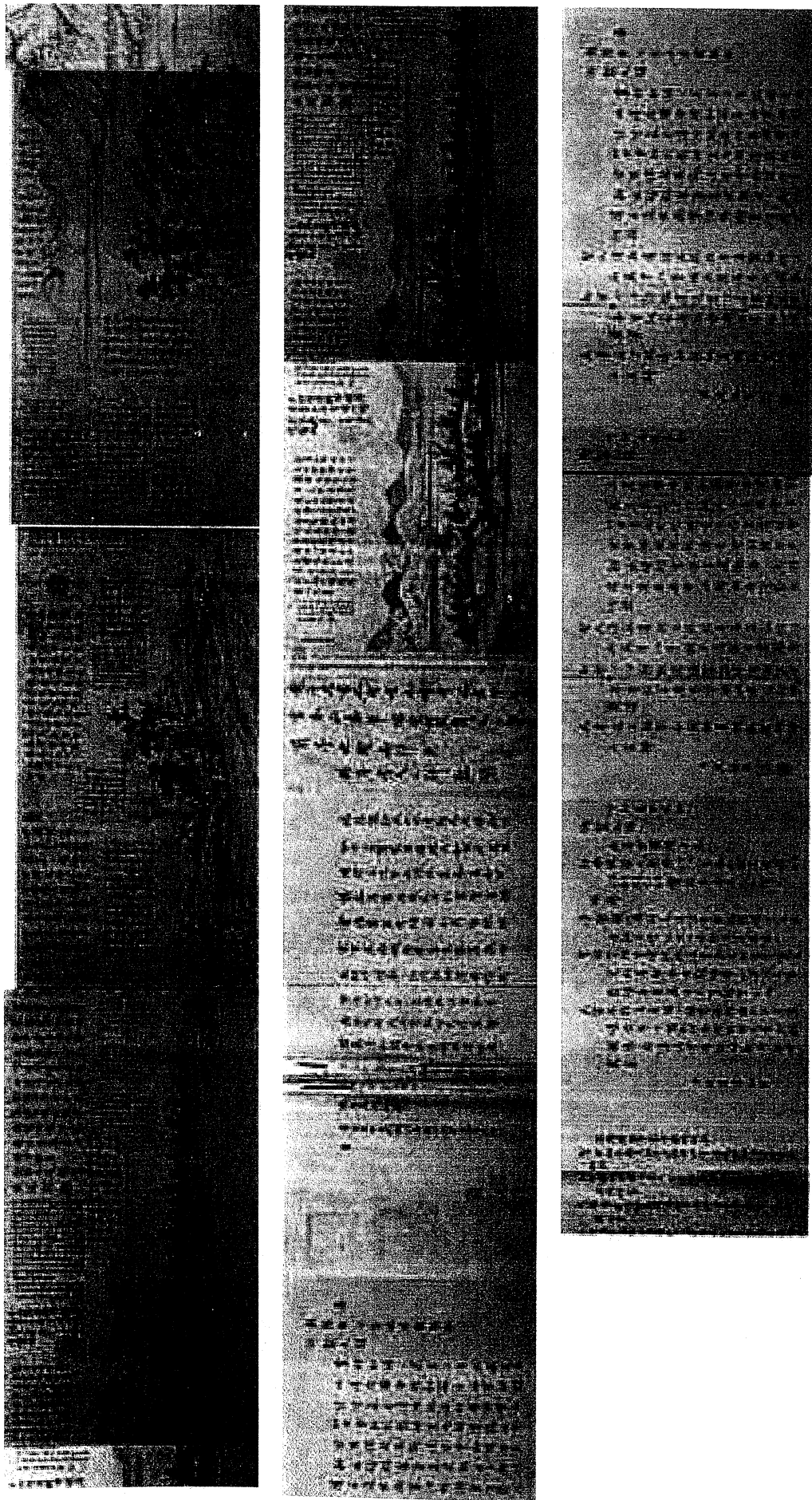
第九十八頁

第九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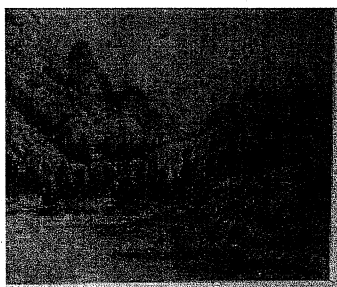
第一百頁

【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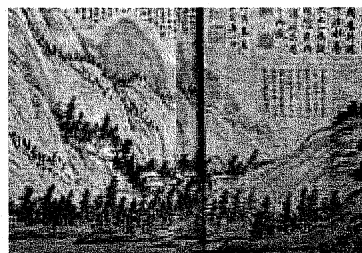
【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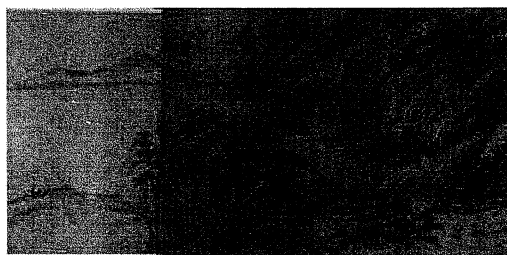
【圖 5】



【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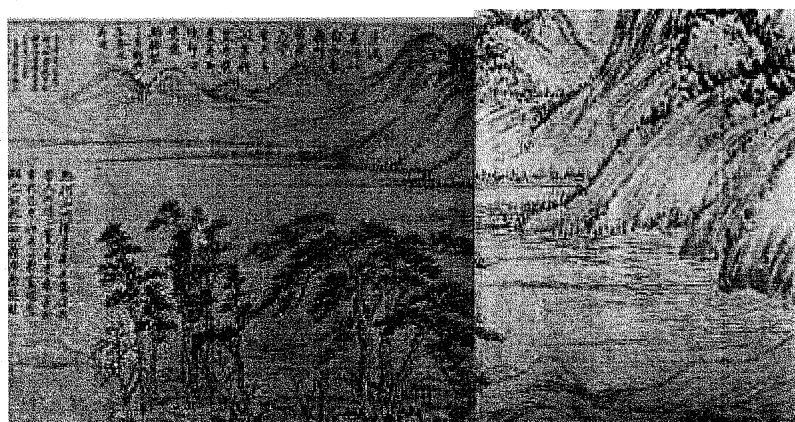
【圖 7】



【圖 8】



【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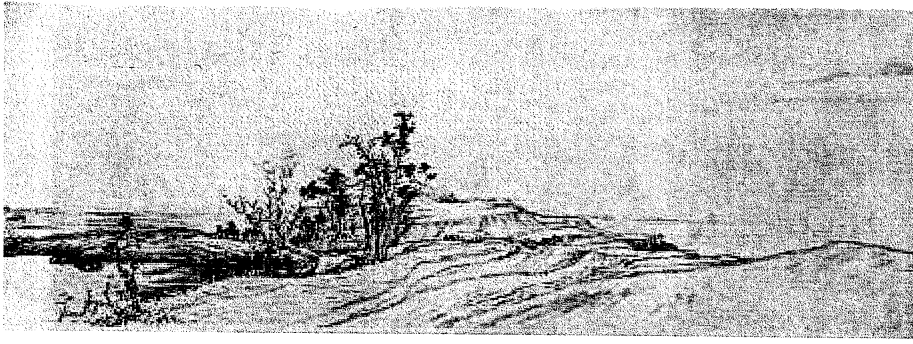


【圖 10】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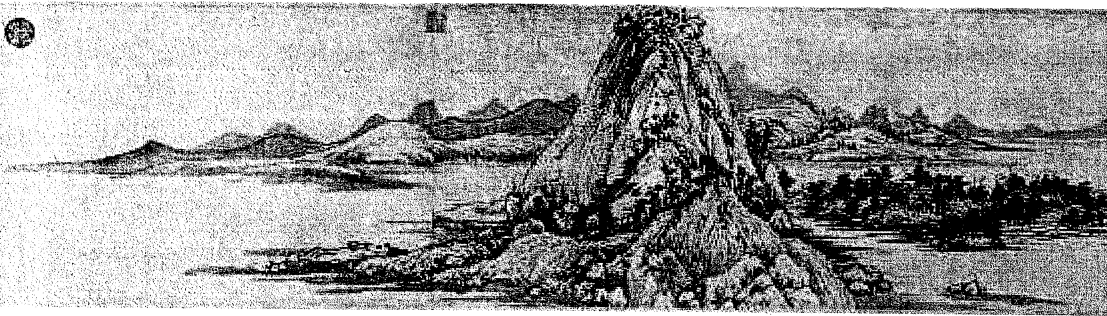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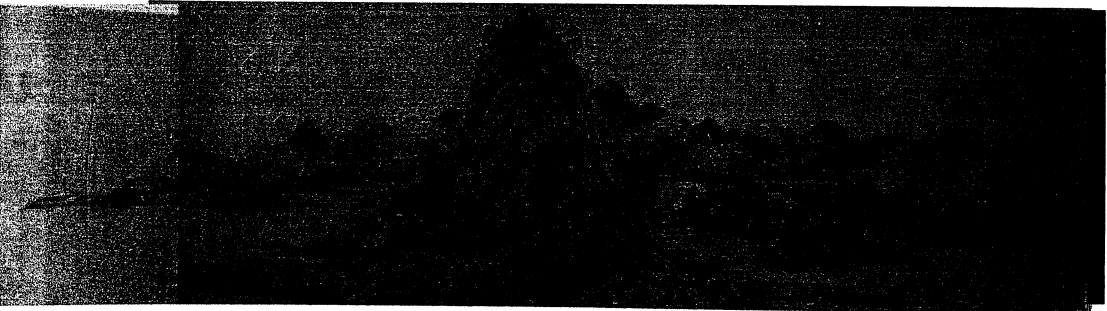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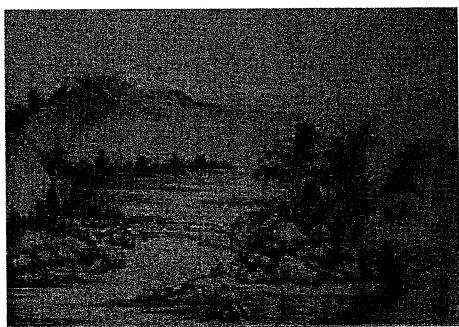
【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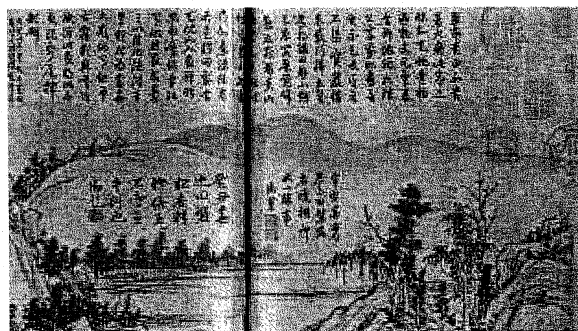
【圖 14】



【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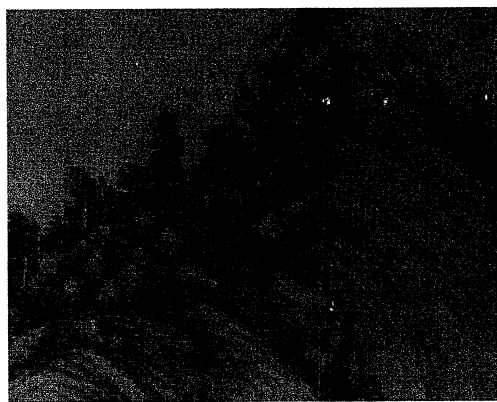
【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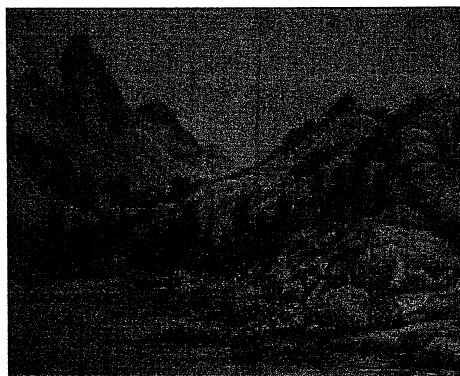
【圖 17】



【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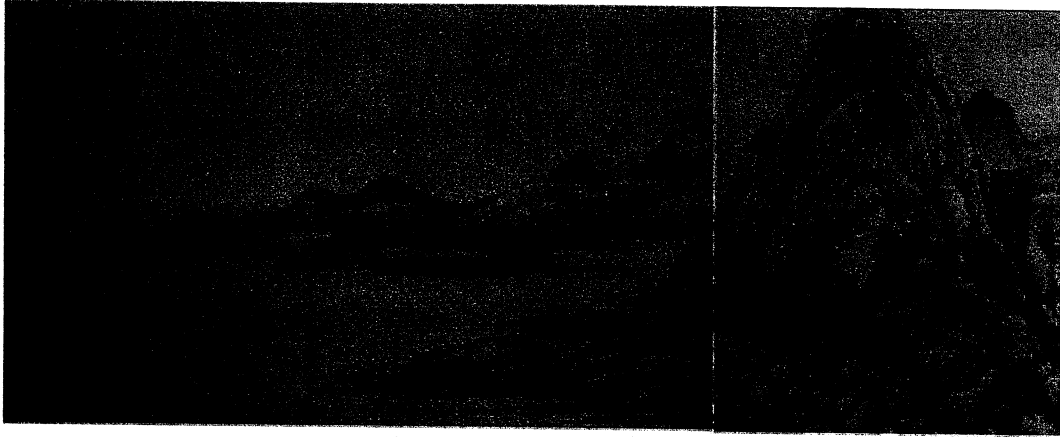
【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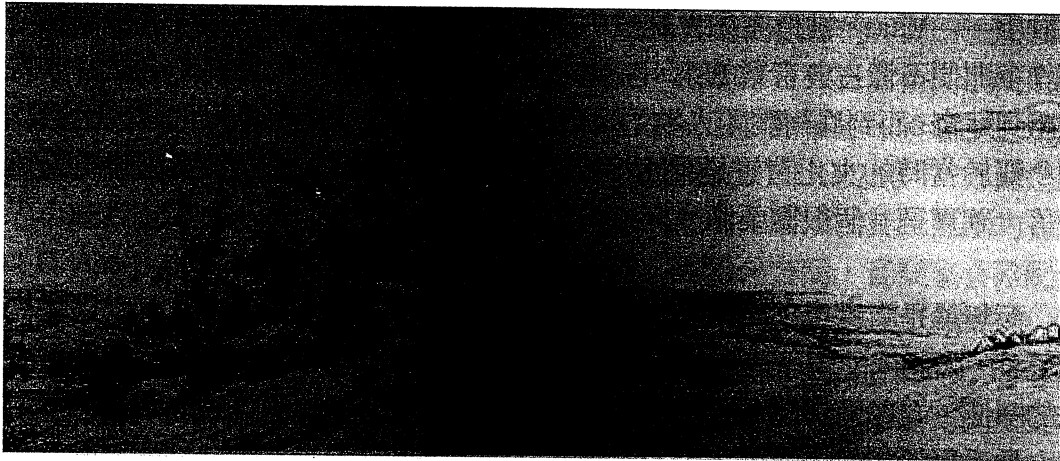
【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